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五日 第五六一號 (今日一張半售二百元)

發行人 匝開莫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斜路六號三五一 ……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新書!

一九四六年重要國際文獻!
研究國際問題的寶貴材料!!

巴黎和會
莫洛托夫演說

每冊二千元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編印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社經售

梅龍鎮酒家

川菜揚點

地址: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三〇號

電話:三五三五三

本社出版各種報雜誌書籍(以法幣計算)

對德政治無協議 賠償問題露曙光

(本報綜合報導)關於德國之選舉制度,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本日在四國外長會議席上提議……

美方貿然下令分配日本賠償

中國荷非等國支持 蘇法印澳等國反對

(聯合社華盛頓三日電)美國不願遠東委員會其他各國之抗議,今日向麥帥發出「臨時訓令」,飭其立即開始執行分配日本賠償……

北方戰訊

民社黨決參加政府

法共領袖多萊士斥戴高樂演說

共黨份子示威抗議

法總理說明匝戴高樂目的

英與佛朗哥訂貨幣協定

杜魯門答記者問

解釋援助希土等問題

救濟物資分配受阻 聯總職員聯名抗議

謂一億三千萬華人遭受抹殺

美國工潮展望

電話職工罷工迫在眉睫 電報礦工亦將步其後塵

魯爾區大罷工開始 英方準備派兵鎮壓

艾契遜談援華問題

紐約群衆大會上 眞理的怒吼

華萊士演詞全文

本市新聞

為下一代祝福 各界慶祝兒童節

天蟾舞台昨日舉行慶祝大會

(本報訊)本市各界昨晨九時假天蟾舞台舉行十六屆兒童節慶祝大會……

小朋友們攜手起來 奠定世界永久和平

陳鶴琴建議組織兒童互助會

春天的疫癘 天花腦膜炎

美金公債及庫券 今日起正式成立

募銷委員會昨日成立

操縱金潮案 昨日首次審訊

團結起來營救我們的子女弟妹!

失蹤者家屬聯合會宣言

財局新規定 逃稅送法院

評斷會今討論最低工資問題

中紡第十二廠征收會費大衝突

工人二人斃命二人受傷

上海團管區司令李顯凱突然墜樓

外傳係自殺受傷頗重

外僑地權限期登記

救濟物資大批來華

漢奸蘇成德死期不遠

牛周軍事述評

大操場上捉迷藏

秦上校

更長更苦的戰鬥

接近中國軍事的所辦的「新聞天地」，在最近（四月一日）的一期裏，發表了一篇評論山東戰局的文章。它說：還要依靠火力與機械的威力，國軍是可能從津浦綫西側的不原北攻，直到黃河岸邊，然後再向東，把徐州與濟南聯結起來。但是，自此以後，戰爭就轉到沂蒙山區與泰山山區，國軍的新式武器及機械威力，均不能不大大減少效用，而變成「非洲森林中捉烏鴉」和「大操場上捉迷藏」一樣的戰鬥，成爲更長期與更艱苦的戰鬥不可。

這篇文章的所以值得注意，乃是因爲：第一、接近國軍的與論，還是第一次這樣認識了戰局的發展。第二、山東戰場乃是國軍集積了五分之三的主力作戰的場所，是陳誠總長所說的「對於中共關係具有決定性的戰場」。按國軍原來的計劃，必須在三月底前打通津浦中段（徐濟段）；則在一月內打通津浦全綫，五月起與西北調來的國軍回師出關，以便解決關外的戰事。現在，泰安的「收復」總在四月一日結束了，這本來應當是高唱「攻取泰安」的將軍們十分興奮的事情，但是反映上 [illegible]

今後共軍的戰略

在山岳地帶，則津浦中段的通車，雖說「月底定可實現」，我們仍不能不有所懷疑。

當戰爭基本上移入山區以後，中共的活動大體上將怎樣呢？我想，除了正面的隨時可以爆發的大運動戰外，側翼的活動一定會更加強。中共宣佈：在黃海之濱，已新成立兩大軍區——蘇北軍區與魯東南軍區；中央社消息：陳毅的一部份已從費縣涸水間南下，在徐州東北活動，則今後這三個地區的牽制戰一定更會領導起來，這樣，用作山東大戰的「五分之三主力」國軍，勢非留在山東不可，恐怕一時是難以進行新的進攻（如打通膠濟綫等等）了。這樣說來，「新聞天地」的顧慮不是沒有理由的：山東已成了一個大操場，在國軍的眼睛上蒙了手帕，因此很難捉摸它的對手，在那一角落。這也許正是國軍特別憎恨陳毅的緣故，在最近，不僅東南有個大操場，西北也是一個 [illegible]

劉伯承兩個可能

[illegible]

徐濟間交通難復

[illegible]

時工作已惡化了一個半月時間，而且是在不利共軍出沒的平原地帶。現在，徐濟間需要復路的，據中央社說：「一共是二百多公里」，而且大多 [illegible]

什麼叫做民主

阿爾古斯

[illegible]

（未完）

時代雜誌

第十七年第十三期　4日出版

開始討價還價（「國際一周」）　牛宜倫
風雨飄搖中的中蘇條約　柯剛
美國政界的反美潮　瓦爾加
關於工黨對內政策的爭論
土耳其問題
土耳其反動派的新攻勢　奧克桑諾夫
土耳其反動派怎樣壓迫工人　米哈伊洛夫　卡岱尼柯夫
法蘭西在前進中　斐倫堡
爲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美國政黨內幕」之三）　符羅斯基
蘇聯的「兒童樂園」——「少年先鋒宮」　彼杜霍娃
TERRA INCOGNITA（人的新世界）——動劇特集
史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出產的新耕種機（插圖）
立體電影在蘇聯
蘇聯體育新聞

蘇聯文藝

第廿六期出版

目錄

★列寧逝世二十三週年紀念
十月前夜的列寧　阿里耶魯娃（孫苓譯）
小說
太陽石（烏拉爾傳說）　巴若夫（較志譯）
青年近衛軍（五校）　法捷耶夫（水夫譯）
詩歌
紀念列寧的詩（三章）　馬雅可夫斯基（鐵厲譯）
★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
文錄
普希金的生平　維里沙耶夫（潘朗節譯）
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　（孫然譯）
詩五章　普希金（戈寶權譯）
普希金　吉洪諾夫（林陵譯）
理論
論托爾斯泰　費定（紀燕譯）
文獻
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會議席上的演詞摘錄　[illegible]
戲劇
十月革命與戲劇　（草嬰譯）
列寧
音樂
羅斯音樂史綱（續完）　（高明譯）
四尼亞維奇
電影
「誓言」　孟拉西摩夫
評介
蘇聯活躍的光榮　東勝夫
偉大自由的 [illegible]
阿里魯耶娃的 [illegible]
中蘇文化交流
讀魯迅「阿Q正傳」的俄譯本
（苦人譯）　果夫
國（許葉譯）
羅果夫（馬豐譯）

每冊三千元

南斯拉夫的外交與和平建設

——帶托元帥在南國人民議會的演詞——

〔塔斯社伯爾格來德三月三十一日電〕帶托元帥今日出席此間舉行的南斯拉夫人民議會兩院聯合會議，就南國政府外交政策，發表長篇演說：博得暴風雨般的鼓掌歡迎。來賓席及記者席座無虛位。在外交使節席上到有蘇聯、波蘭、捷克等國大使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外交代表。

南國外交方針

帶托元帥說：「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政府，在其外交政策上，始終堅持的原則，就是：爲和全世界各國保持和平及經濟文化合作而鬥爭。在國際會議中，我們爲着我們人民的公正的要求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代表我們國家的代表團，在倫敦、巴黎及紐約準備和平談判的時候，就提出了我們這種要求，他們完全堅決和毅然地完成了自己這個任務，要求滿足南斯拉夫這種公正的建議——即南斯拉夫是這樣一個國家：他因被迫而蒙受極大的物質損失，並且在戰時遭受巨大的人力的犧牲。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的代表團獲得莫洛托夫先生領導的蘇聯代表團的完全支持，並且也獲得我們斯拉夫民族的兄弟之邦——波蘭和捷克斯拉夫代表的支持。我們非常感謝偉大的蘇聯和我們的兄弟之邦——波蘭和捷克斯拉夫的這種支持，他們對於我們的犧牲與權利是完全的了解的。但是，可惜得很，我們應該十二分地斷言，我們有幾個盟國，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却千方百計地反對我們的權利，採取一種有時令人很難相信是友邦所應取的態度。」帶托元帥指出英國和美國，連結幾個小國——甚至是沒有參戰的國家，他們居然能夠如願以償地，使南斯拉夫所提出的大部份公正的要求不能獲得滿足。

對意和約問題

帶托元帥說：「按照對意大利和平條約，我們在伊斯的利亞、特里雅斯德和斯洛文斯克沿海州的大部分兄弟，竟被劃出我們國境之外，雖然我們這一部分的同胞在戰時，對盟邦的事業，爲着共同的勝利和自己的自由，曾以自己的血液作最寶貴的貢獻；而他們結果却沒有能夠從這些盟邦方面滿足自己的要求。」

帶托元帥說：「南斯拉夫政府在贊定或鞏固和平的鬥爭中，是始終一貫的，雖然很痛心，但是，我們還是簽字在顯得非常不公平的對意和約上面，我們完全相信，這個條約不僅爲南斯拉夫全國人民所承認，而且也爲被擯棄在我們國境之外的人民所承認，關於這一層，我們永遠像在簽訂和約的宣言中所聲明的一樣不會遺忘的。（鼓掌）」帶托指出：和意大利締結和約，造成和這個鄰邦建立正常關係的條件，根據這種條件，南斯拉夫希望可能實現最良好的關係，並完成經濟方面的合作。

卡林地亞問題

提到卡林地亞問題，帶托元帥繼續說：「我國政府曾向四國外長會議提出備忘錄，其中無可爭辯地證明我們合併卡林地亞那一部分的要求——在這裏，居民以斯洛文尼人爲主，而從人種和歷史的觀念來看是屬於我們的。此外，我們在卡林地區的同胞本身就竭力要求和自己的祖國——斯洛文尼人民共和國實行合併。他們擁護自己這種要求，還在於：他們在奧地利站在聯合國方面作戰，不僅反抗德國人，而且同樣反對奧地利佔領者，因爲奧國佔領者在戰時，從他們的行爲和侵佔態度來說，其殘暴決不比德國少，也不比德國法西斯人減一些。在許多德國師團中，焚燒、破壞和殺戮我們的公民的十四個師團，其中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是奧地利人。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他們在戰時的獸行，而這些奧地利師團的司令官，由於他們對於我們人民的罪行，已經在我們人民法庭面前完成了和完成着他們的差使。

「現在有幾個奧地利的統治者，在自己西部的庇護者的支持之下，企圖向全世界提示，好像奧地利並不會對我們及別的盟國作戰過，好像他們的軍隊並不是侵掠者，不會殺戮及毀壞他們在南斯拉夫和一切地方所獲得的，好像他們什麼地方也不曾去過。更有甚者，他們『發明』：好像奧地利在戰時還曾對希特勒有所反抗等等（『發明』相反，當時，大家都知道，奧地利在戰時，恰好和這種『發明』相反，對於希特勒行動，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表示反對過。

對奧地利問題

「他們不曾想過表示反抗，根據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曾經同意希特勒的佔領政策，並且他們還發了一筆戰爭財，到手了好大的一部分戰利品，接着後來又由希特勒份子把南斯拉夫的一大部分併入奧地利，這一地區超過斯洛文尼的三分之二。把好幾十萬的斯洛文尼人趕走，而自行估據他們房子的德國人，不是從德國而是從奧地利來的。這些只是涉及奧地利的若干事實，可見它是要分担罪行的國家，它是希特勒在戰爭中的幫兇。這些事實控訴奧地利是破壞別國的罪行的參加者，這些事實要求奧地利要賠償它所加給我國的損害。奧地利全面參加了對南斯拉夫的背信進攻，特別是參加我國的長期佔領。

[illegible]

堅持賠償計劃

[illegible]

對蘇對美政策

[illegible]

堅持反戰和平

[illegible]

希臘問題觀察

[illegible]

經濟建設前途

[illegible]

魯爾礦區巡禮

伊林

（一）魯爾區的外貌

[illegible]

（二）今日區域的特色

[illegible]

「新園地」徵稿啓

我們在「新座」的地位將闢一個完全爲初學寫作而設的「新園地」專欄，每逢星期二、五出刊，純粹歡迎初學寫作者的來稿。

編者願以最寬闊的尺度和最懇切的態度處理一切讀者的來稿。

這兒不想加以任何的鬥限，讓每個人自由地寫下自己的一花一草。不過它不僅是從讀者中來，而且也要到讀者中去的東西，因此編輯的人提出下列的注意事項：

一、寫自己最熟悉的東西。
二、簡潔有力的語言。
三、富於事實的報告。

這是「新園地」所要求於投稿者的，同時也是初學寫作的最正確的道路。

我們對於來稿，特請胡風、魯彥、靳以、陳白塵、許傑、駱賓基、戈寶權五位先生擔任本欄顧問，不用時當將原稿退還，採用之稿當略致微酬。

電話　八一二〇〇

辣斐

法國編導　火速定座

注意票價　（三千・五千・八千）

歸魂記

大地回春：萬國喜氣重紅顏綠　中國獻新：無窮中華共喜朝　三顯爭艷　石揮、沈揚、黎錦暉、林彬、蔣天流、梅熹、嚴俊、夏霞、舒適　八點獻演

本社新書預告：

他們爲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著

巴甫洛夫傳　俞高夫著

本社新書！

（一）高爾基早期創作選　一詩一長，十篇小說，包括一種一□。定價四千元

（二）阿Q正傳　本文俄譯　附插圖數十幅。定價三千元

MOSCOW NEWS

英文莫斯科新聞

滬到報新　多不數爲　遲從者聽

日九廿日五廿，日二廿，日八十月一　日八日六十日八，日五日一月二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業務部　南京路一〇五號　四川中路 [illegible]

本社新書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今日的日本

內容

（一）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二）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三）財閥——操縱日本經濟的力量
（四）關於日本機構的處理問題
（五）日本經濟政策的反人民性
（六）日本的普遍失業是怎樣造成的？
（七）日本的勞工運動
（八）日本農民運動的展開
（九）日本青年近况
（十）日本的反法西斯選舉門爭
（十一）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十二）美國的對日政策
（十三）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十四）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綫

業已出版　每冊一千元

文化版

悼耿濟之先生

司馬蔻

當我們最初聽到耿濟之先生逝世瀋陽的消息，還疑心這消息的傳聞或許失實，不敢立刻相信。接着在什麼報上說耿先生留滬的家人還未獲得正式的噩訊，我們更希望這不幸的消息並非事實；誰願意相信這位秉秋正盛，在業餘涯，在文化工作上有着巨大期望的人，已經真的離開了我們呢？誰願意在頃刻之間，要自己承認這樣深重的損失呢？但事實終於證明：耿先生於三月二日在瀋陽病逝了。

耿先生不僅是最早使中國讀者認識俄羅斯文學的勤勞的介紹者和研究者，不僅在中俄兩大鄰邦的文化交流上，做了許多實貴的工作，因為中國的新文藝運動能夠在一開始就大量的介紹了俄羅斯文學，覺得了自己的廣大的發展的道路，所以耿先生也是中國新文藝的不朽的奠基人之一。

但中國新文藝運動所遭受的嚴重的厄運，使耿先生這樣一位忠誠於文藝的人，也不能專心致志於文藝的事業，如果他不被外交官的職務所牽累，則我們可以相信，以他那樣驚人的精力，一定還有更豐富的業績會留給我們。不過，即使受着這種職務的牽累，他依然能夠有現在那樣的成就，令我們越覺得耿先生的可貴。

正因為耿先生是一個文藝人，並不是汜濫着官僚主義的中國的官場人，使他雖然做了幾十年的高級的外交官，崇高的操守使他還是無着了清貧的一生。敵僞時期，耿先生蟄居在上海，一方面埋頭於譯作的本業，一方面還不得不為着生活去開書書店，這種艱苦耐勞的精神，更令人受到深深的感動。勝利給耿先生帶來的，並不是使他可以從此安心做自己喜歡做，做中國新文藝事業希望他做的工作，他還是不得不離開熱鬧於做文藝工作的上海，而遠遠的跑到朋友們勸他不要去的騷亂的東北去。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以何病逝世，但歷年的積勞，生活的不安，必然是他的病因，然則又是誰殺死了耿先生呢！

全國文協近事
籌備文藝節盛典

第三屆「五四」文藝節，（五月四日）即將到來，那天也正是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成立的九週年紀念日。文協總會將舉行一個比較愉快的屬於自己的紀念盛會（全國同時舉行）為使這節日更有意義與輝煌的成就，現徵求各會員寫一篇有關文藝工作的文章，預定在京滬各報出特刊，並在國內外發表，體裁不拘。字數一千至二千，定本月二十日以前寄稿，（愈早更好，可在稿上列出）以便彙寄統發，文協給各作家們的信裏說：「這一篇小文章，請您答應一定執筆吧，即使工作忙，心情壞，而且，屬於自己的節日，倘「無文」對之，我們將在寂寞裏更寂寞。」

★全國文協會員證章，已經做好，共五百只，每只工價九百八十元，在上海和南京的會員約二百人，每人須出證章費二千元。因各地會員，皆須免費。證章式樣是青藍底子，圍為一燈塔，發出光明，邊上作「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字樣，莊嚴美觀，凡文協會員，均可至該會帶款簽章領取。

★文協還未舉行會員總登記，目的是為了確實知道會員們的概況，尤其重要的是確實通訊地址，免致失去聯系。

★中國福利協會贈給文協大批的男式衣式，女式等棉衣，棉衣多係，牛奶，希望各會員未領者即日領取。

★文協主辦「作家遊[illegible]」，原定四月初起行，茲接杭州市長來信，近因遊客來多，恐招待不周，希望本月中旬以後出發，以便安排照料，並尤給予各種便利。現報名期限已延長至本月十日截止。報名者已有十餘人，定十五日出發，二十日返滬。

耿濟之先生追悼會

名翻譯家耿濟之先生，不幸於上月二日病逝瀋陽，噩耗傳來，各方深為惜悼。中華全國文協總會及中蘇文化協會發起哀悼此對中蘇文化交流有甚大貢獻的作家，定今日下午三時，假南京西路靜安寺佛堂舉行公祭，各界敬愛先生者，均可自動參加，或饋贈花圈輓聯。

遊蘇日記

茅盾

下午二時，訪問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寶娜·波波娃夫人。她對於中國婦女代表不克出席上屆之國際婦女反法西斯大會，深為悵惜。繼談及中國婦女運動一般情況，德沚把「婦女聯誼會」的組織和工作大略說一說，並提到「現代婦女」月刊最近各期的內容。波波娃夫人講到蘇聯政府去年撥款補助婦女及兒童福利事業計達六十億盧布之多，職工會所辦兒童夏令營，兒童參加者不下一百五十萬人。而如何更完善地保育戰爭造成之孤兒，則成為蘇聯婦女當前最注意之工作。此次戰爭，蘇聯所受損害極大，「戰孤」何啻萬千，而去年旱災又為五十年來所未有，收成頗受影響，然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優越，全蘇聯無飢民，而蘇聯之「戰孤」亦無流離失所者。

波波娃夫人又談到莫斯科第一百零一學校的一羣學生（小學及初中程度者）曾利用寒假組織慰問團，赴頓巴斯之一「紅色的頓河」礦，慰問那些因戰爭而失去兒女的父母。「紅色的頓河」礦當戰爭時，備受納粹匪徒的蹂躪，礦中兒童曾組織地下工作，英勇反抗，法捷耶夫之傑作「青年近衛軍」即以此為背景。書中小英雄班寧之母親今尚健在，並努力於社會工作。莫斯科中小學生之慰問團今天已返莫斯科。下午四時要到「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報告慰問經過。波波娃夫人希望我們也聽聽他們的報告。可是我們因為明天要到喬其亞去，有些事情得準備，只好放棄這難得的機會了。

三時三十分從「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出來，即回旅館。

一月十六日，星期四，陰。上午整理書物，下午六時三十分赴庫爾斯克車站。今晚開往梯弗利斯（即梯弗利斯，喬其亞共和國京城）之列車共有二班，開車時間一為七時三十分，一為九時。我們是乘七時三十分那一班的。不料此車誤點，開行反在九時那一班以後。同行者為史君（翻譯）及翰羅寧君。（VOKS特派員）本來是葉君陪我們走這一趟的，但他事冗，終於不果。他送我們到車站照料一切，直到我們上車。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陰。昨夜過半，車中溫度降低，今晨起來微覺頭痛。德沚亦患頭痛，且嘔吐；飲咖啡後又嘔吐，葉君擬招車上之女醫來診視，為我們所阻。德沚自來受了涼即嘔吐，服自備之藥有奇效，現亦如法醫治。十一時後睡了一覺，頭痛漸可，惟胃口仍不佳耳。

午時過奧勒爾，一九四三年秋，蘇軍大敗德軍於此。這是史大林格勒戰役以後第二個大勝仗，德軍從此一蹶不能復振。車站一帶，屋甚多。午後四時，到了庫爾斯克，這就是奧勒爾戰役中的另一戰場，蘇軍鉗形攻勢之一鉗。戰前此車站甚為壯麗，現在僅有一幢房屋倘餘斷垣，僅然高聳，其餘建築都夷為平地了。

罷課聲中話滬江

雯

滬江是一個最守舊的學校，四十年前所定的制度，不管這些制度是對目前是否還適合，一直沒有改變過。

一個屬於教會的大學，外籍教授的權力是相當大的。這些外國先生們以口聲聲的基督在上，上帝在上的，可是他們所做的卻違反了基督的爭取自由的精神。不但學生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全被剝奪，他們還限制了學生出入的自由。

學校經費的來源是由教會撥助的，經濟情形比別的學校好得多，可是學校當局肯化幾千萬元的錢種樹，開闢建橫，而不肯出幾千萬來裝化學實驗室的儀器設備。

由這次的罷課，可以看到學校的組織是極腐化的。校務委員會算是最高行政機關，對於學生要求「自由出入」這一項卻說不能作主而提交校董會。並且說校董會是立法的而校務委員會是行政的機關。但是校董會對於學生所要求的廢除積點制這一點，卻又說無權過問。

滬江的學生們，校方也去是極散漫的，認為滬江正像到這一點，滬江的學生個個都是馴服的綿羊，不會有反抗的能力。可是這估計錯誤了，為了每個同學的切身的問題，這一次，他們團結起手來了。一致的行動表現出他們團結得多麼頑固的大人先生們吃驚了，所以校方承認這次罷課對於校方無異是一次「珍珠港事變」，使他們措手不及。

雖然是罷課，同學們還是留在校內，學生自治會，學術研究會，各門讀書會，自動的功課。下午四時以後，有演講，球賽，討論，歌詠等節目，調劑身心。大家聚在一起，融洽，安定，很是充分地表現了滬江同學的自治精神。罷課期間，利誘，威脅，一切卑鄙的手段，都不動每個人的心，反而使同學們團結得更堅強，更一致，深深地了解這一句話：「團結就是力量！」

四月二日

蘇聯科學院會員 達爾萊的國際榮譽

（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接到捷克斯洛伐克消息：捷克大學，以名譽博士的榮銜，贈予蘇聯卓越的科學家，科學院會員，達爾萊。

達爾萊，蘇聯的科學家，天才的著作家和講演家，在蘇聯國內外都享有盛名。他的傑作「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人在地中海」，「拿破崙」等，都已譯成許多外國文。

因為他的著作「克里米亞戰爭」，並因為他參與編著「外交史」偉大名著，科學院會員達爾萊已兩度榮膺史大林獎金。

科學院會員達爾萊，是英國皇家學會通信會員，巴黎大學名譽博士，美國科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院會員，挪威科學院會員，阿爾吉耳大學名譽博士。

耿濟之先生的生平和事業

戈寶權

噩耗傳來，耿濟之先生突於上月二日以腦充血症在瀋陽逝世，這不僅是我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的損失，同時對於我們整個文化界，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大家都知道，耿濟之先生是我國一位最早和最著名的俄國文學的紹介者與研究者，他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開始研究俄國文學和翻譯俄國名家的作品。在這三十多年當中，他用他的譯著，使我們認識俄國這個偉大民族的豐富的文化與文學，教育了我國新舊兩代的作家和讀者，以及助長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成長和建設，這種功績是無法估量的。

關於耿濟之先生的譯著，我們也許已經讀過很多，但關於他的生平和事業，我們所知道的卻很少，因此現特將他的生平和事業，簡括地介紹於此：

耿濟之先生原名耿匡，在外交界他一向是用這個名字的，孟邕是他以前所用的名字，濟之則是他三十多年來所用的一個名字，也是我們最熟悉的名字。耿先生現年五十歲，於光緒二十四年陰曆十二月九日誕生於上海，共兄弟姊妹六人，像從前也曾譯過俄國文藝作品的耿式之和耿勉之，就是他的弟弟。耿濟之先生幼年在上海讀書，二十歲左右時進了北京的俄文專修館，專攻俄國語文。二十四歲時入外交部，同年結婚後即赴赤塔領事館供職，從這時候起，就開始了他外交官的生活，前後有十四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間，他先後任過赤塔、列寧格勒、伊爾庫茨克、海參崴等地的使領館，並任過我國駐蘇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及代理大使之職，最後終以血壓過高，返國休養，勝利後赴瀋陽供職，以迄逝世為止。

耿濟之先生最早譯介俄國文藝作品，還是「五四」運動以前的事，據他生前告訴我，他當時曾用文言譯過托爾斯泰的「克萊采奏鳴曲」，譯名為「旅客夜譚」，這也許是他最早的譯品了。他正式致力於翻譯工作，則是「五四」前後的事，當時共學社所編譯的「俄羅斯文學叢書」和「俄國戲曲集」所譯的，其中就有他很多的譯品。他早期譯的，多半是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像當時他就譯過托爾斯泰的「復活」（中文分為上中下三卷出版），「黑暗之勢力」和托氏的論文集「藝術論」。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他譯過屠氏的代表作「父與子」和劇本「村中之月」；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他譯過奧氏最著名的一個劇本「雷雨」。此外還譯過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和柴霍甫的「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當他在國外駐節時，他除去日常的公務外，他從來沒又不斷地從事翻譯工作，他後來所出版的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果戈理的「巡按」及其他，就是這時完成的。耿先生自國外返國後，即寓居上海，當戰時他過了幾年的蟄居生活。這時他為了維持家計，主要是將精力全部都放在翻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爾基的作品，從前者的著作中，他譯了「兄弟們」（即「卡拉瑪佐夫兄弟們」）、「白癡」、「少年」、「死屋手記」等書，「兄弟們」係由良友出版，僅出了上卷。「白癡」已先問世，「少年」及「死屋手記」尚在印刷中。從高爾基的著作中，他譯了「家事」（即「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俄羅斯浪遊散記」和「瑪特威·科席米亞金的一生」，「家事」係由良友出版，「俄羅斯浪遊散記」係由開明出版。「瑪特威的一生」和高爾基的四十萬言，係為生活書店出的「高爾基著作全集」所譯，聽說在他逝世以前已全部完稿。此外，耿先生近年來曾開始翻譯「俄華大字典」，這計劃是一件極巨大的東西，可惜俱未能竣工，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也是有待於後來者去為他完成工作。

文化短訊

★本市八仙橋青年會為提倡業餘之正當娛樂，開設大衆歌唱班，自去年十二月各地民衆歌詠團開辦以來，已有半年，參加者極為踴躍，現該會為求便利東北區之職業青年起見，特在該會四川路分會所開設第二班，自本月十二日起每星期二、五下午七時至八時半，費用每人五千元，報名地點：（一）八仙橋青年會三樓（二）四川路青年會二樓問訊處。

全國木刻展 昨日開幕

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已於昨日在大新公司畫廳開幕，此次展覽，預定十天，作品全是新作，有五分一為彩色精印，具有特彩。該會為便於愛好木刻者收購，全部作品在會場內發售，京滬區作品並可複定。又附帶展覽者有李樺、野夫、陳煙橋、刃鋒之單色原版及丁正獻之套色原版，觀衆可自各作家之原版上研究其刀法，並有各種工具同時展覽，而「木刻開始」，將製作木刻過程，至完成全部經過，以實物舉例，頗能具體，且使木刻學習者一目了然，闢排有道。

新書

向列寧學習工作的方法

何其

新聞，是海燕書店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頁數只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寫的是列寧作為一個工作者的寫作方式，以及寫作的態度。這本「新聞」不是一本普通的書，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是值得仔細地來讀一讀的。特別重要的是列寧工作的一般態度，當「他」工作的時候，一直到最後，他是深入到這工作的細節中去的。因此，就是列寧對於工作的細心與嚴肅，特別的出版工作，……

[illegible]

（本書以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刊行。）

新生

「逆流的日子」後記

胡風

最可貴的當然是專談眞理，關涉無際的大塊文章，但普通的文字總是對於具體歷史情勢下面的具體事象的理解或感應。我們當然不配做眞理家，寫的就不能不帶着隨時消逝隨時死滅的時光底印記。所以，對於這裏的幾篇，我想簡單地附加一點後記，加在書後當作一條尾巴，也算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的意思。

文協第六屆年會（一九四四）的籌備會上，決定了要模仿一下學術團體，起草一篇在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同時推定了張道藩、王平陵、黃芝岡、茅盾四位和我為起草人。張道藩先生沒有時間，由李辰冬先生代表，但寫成以後要給他看一遍過。為了商討要點和推定執筆者，李辰冬先生慷慨地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請了一次飯。吃過了豐美的酒飯以後，我們五個還有主人約來的兩三位「不速之客」，就集在他底書房裏開始討論。首先李辰冬先生以主人的地位發言，說是今天在這間房子裏面討論，打破了頭都可以，但走出這間房子的時候意見要一致。幸好沒有弄到打破頭的地步，但爭論卻是頗為爭論了一番的最後同意決定了的要點，就是這裏面所提到的反對色情傾向、要大衆化、需要批評、幫助新作家之類，但卻推定了我負責執筆。因為我是文協研究部的負責人，推辭不掉，就只好攜帶那些要點走出了中央文運會底大門。

回到鄉下（我那時住在離城八十里的鄉下），眼看着日期快到了，但我沒有法子提筆，在這「民主」「大衆」，一類的用語都要被審查官塗掉或剪掉的那個時期，要寫出一篇以文協名義發出的通得過的論文，眞是太不容易。然而，事到臨頭，在大會的前四天，我還是只好寫了。到大會的前一天我才帶着它趕到城裏。

一到城裏就去參加已經在舉行着的最後一次籌委會聯席會。由一位理事唸了一遍以後，大家都說可以，但接着也有了考慮：一位覺得「社會學上的……」這說法恐怕有人不高興，另一位鄭重地提出，如果不加上「三民主義」的字面，一定通不過的，意思是，頂好是現在就加了進去。對於前一點，大家覺得還不至於礙它去，但對於後一點，却起了爭論，但結果還是決定不管，也讓它去。剩下的問題是給張道藩先生看過通過了。在當天的晚會以後，預定和我同去的一位理事因為顧慮先走了就只我一個人跟着張道藩先生走進了他底房裏。他要先給李辰冬先生看過以後他再看，但我希望他馬上看一看，如果以為不妥，就不必宣讀，否則我好帶回去油印。他馬上打開了，但看了幾行，說是疲乏了，得留在那裏看。那麼，就留在他那裏。在第二天大會之前，李辰冬先生客氣地交還了我。打開一看，稿上空白處用鉛筆打了無數的「？」號，但用毛筆改動的地方卻要少些，現在記得的是「思想統制」「武斷的政論」「復古傾向」「法西斯傾向」之類。這一篇論文就這樣地帶着僥倖宣讀以後發表出去了。

但因為是用文協底名義，重慶的報紙刊物有的發表了它，外地的報紙刊物也有了轉載，於是引起了當時雄視桂林的以「大師」自命的一位萬能博士底不高興。我們很有幾位這樣的萬能博士，什麼問題的文章都寫，所謂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尤其是關於文藝，一開口就擺出領導者的面孔，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些高深的國際政治經濟之類都說來像家常便飯一樣，文藝又算得什麼呢。這位「大師」以為這篇論文是居心領導文藝的，又嗅出了執筆的人是我，而我是曾和他在一次集會上有過爭論，曾犯了他底「大師」的威嚴的人。他馬上寫了一篇反駁的大文，而且，因為他見到有四個地方刊載了文協底論文，所以堅稱也非在四個地方發表不可。其實，他底消息還不夠靈通，刊載這篇論文的地方並不止四個。至於他底大文是否在四處發表了，我不知道，只後來聽說寄到重慶的一份，很久以後，當時沒有發表出來，後來才在一個半官性的刊物上發表了。這當然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掃興。

朋友把他底大文剪下寄給了我，但我一聲不響。他底志氣也不太高，只想在四個地方揚一下威，那就讓他滿足一下的玩玩。其實，這一類的意見我是早有經驗的，他底目的不過是想看我陪着他在廣場上擺着小攤子扭打而已。例如，他說文協底論文寃屈了整個抗戰文藝底功績，價壞廣地要求全國作家都來響應他底討論。這也並不新鮮，不過是再用了一次幾年前某大教授底戰術：胡風侮辱了整個文壇呀，大家都來打他呀！……而已。我知道怎樣對付這樣的大英雄的：一聲不響。這也當然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掃興。

直到一年多以後，希望第一期上發表了舒蕪底論主觀，這位大英雄才又找到了他底紙手底把子。我是去年春間承一位朋友剪下寄來的。讓他再揚威一次，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好玩的是，那篇大文後面有着這樣一條後記：

「作者後記：這篇文章是去年春天於希望第一期出版後不久寫的。寫完以後，曾寄到重慶一家綜合性的刊物上去發表，可是恰好那個綜合性的刊物因經濟困難，而暫時中止，當時編輯朋友們拿到重慶的文藝性的雜誌上去發表，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有朋友復信來說，此文有礙於某權威的「權威」，各文藝雜誌恐不便發表。因為有了「權威」在上，所以這篇文章始終無法與廣大的讀者見面（去年冬天，雜在湖南湘西溆浦牧良先生編的副刊藝林上發表過一次）現在承司馬文森先生之約，將此文發表於此，如果有對於權威冒犯之處，則只好冒險一次了。作者，一二五，於廣州」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某權威」是誰，但這位大英雄底態度卻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他似乎沒有想到「編輯」人對於他們所不佩服的文章會用某種託詞推掉，不給發表的。如果如此，這不過說明了這位大英雄自己過於自我陶醉或過於低能而已。如果不如此，眞像他底「朋友」復信所說的，那就只好說重慶「各文藝雜誌」底編輯人[illegible]。我想，[illegible]較合理的。[illegible]牧良先生在藝林上發表過了，現在文藝生活也發表了，[illegible]有礙於某「權威」的「權威」[illegible]，但某「權威」見出什麼樣的魔法來？英雄家歡喜揚自己的威式，但可惜，我們應該欽佩，沒有想到用自己的手打了自己的耳光。記得一句：狗血噴人，也須得有一點能耐的。

由於這個原因，我現在把它收進了[illegible]

[illegible]

饑民　李樺作

[illegible]

……教陶先生底辛勞，由於半年前已經排成了，但我自己太忘情，一直打不起精神把序和後記補寫起來付印。現在當這後記快要寫完的時候，卻接到了一個兇耗：我底大哥張名山在故鄉被惡棍們仗勢殺害了。惡棍們在他們族人中間鼓動了一百多人，各執兇器從二十里左右的他們村子裏奔來，把大哥住宅圍住，[illegible]打破了後門衝進去，一刀砍去了大哥底生命，[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深夜，記於上海。

註：「逆流的日子」即由希望社出版。

靈魂的受難

豐村

我和母親幾乎同時站了起來，走向父親。此刻，我大大的吃驚，而且顯得了。擺在面前的不是信，因為它沒有一句話或一個字，那是一幅令人恐怖和悲哀的漫畫。畫面是稍着大饋的方臉，而腦裏面是集着善良、傷痛的眼睛和眼淚，斷隱着刀槍與屍骨。筆劃粗糙，而慌亂，顯然是在不安和匆忙中畫成的。

「這就是一個好孩子的一生！」父親憤慨而感嘆的說，憂傷的躺到床上，嘴裏的嘆息幾聲，不再說話了。空氣沉悶而又苦重，簡直令人感覺一種強大的頑固的壓力，和窒息了。

所以，關於表哥明光，在我們家裏就不會提起來了，因為，這對父親是一種極大的痛苦。於是，對於表哥的印象，慢慢就消沒了。尤其是我，和他分離得那樣久，除了回憶，表哥明光在我的思想裏，是沒有什麼位置的。雖然他的遭遇是那樣叫我同情和憤懷，但，那是不會持久的，正像聽到一個不平的彷彿不平似的，並且是源淨的故事，所發生的感情那樣。後來，尤其是近幾年，由於我的一些同學和老師們的突如其來的不幸的遭受，使我對於表哥並不感覺光榮，所以，實際上我也忌諱着他，我幾乎是完全忘掉了他。

可是，我這次和表哥明光的奇遇，確也叫我感覺吃驚、懷念、和深深的感動。尤其，由於他的行動所喚起的我的回憶，以及他的悲哀，和苦痛，使我內心裏發生了一種好奇的對他認識的迷濛的感覺。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年秋天，自然我是進了大學，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麼值得興奮和新鮮！他的全心情都獲到功課裏。不大開玩，也不常出門。可是，一個人也不能常久地悶在宿舍或自修室裏呀！有一個禮拜天，我決定到化龍橋去會個朋友，好痛快的談談和玩玩，所以我的老同學老宋，整天像蒜頭似的，不很容易找到他。尤其，這一天我起得特別早，厚重的大霧，堆滿在天地之間，可以保證沒有空襲了。所以，我愉快的出發，高興的沿着嘉陵江邊走着。「一定進城去看場電影，」我對自己說，輕快地轉過了燃料廠下面的山角。

「站一下！」一聲輕微的，但具有權威的聲音說。一個人大步從後面走來。「我找你很久，都沒有機會，」這個人說，走近來了。

我警覺得心裏卜卜的跳着，悄然的暴慄的不自主地站下來了。但是，我認識那個人和我對面站定的時候，我認識正是在沙坪茶館社所碰到的那個人。「你是不是我的表哥明光？」我驚口說，心裏稍稍寬鬆了一下。「正是他呢！」我心裏高興的想。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認識他。

「不要嚷！」他用習慣的口吻制止我，同時，一隻手戒備的，熟習的摸進口袋裏去。「不許大聲說話！」他壓落聲音又說。但是，忽然間，他生疏的，抱歉的，具有原始善良的情緒笑了笑，還擬着，然後，一下抓住我的手，使我顯得幾乎叫出聲音來了。（五）

新書！
一九四六年重要國際文獻——研究國際問題的實貴材料——
巴黎和會
莫洛托夫演說
每冊二千元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編印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社經售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五日　第五六一號　（今日一張半售二百元）
發行人　匝開莫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梅龍鎮酒家
川菜揚點
地址：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三〇號
電話：三五三五三

對德政治無協議 賠償問題露曙光

美方貿然下令 分配日本賠償

中國荷菲等國支持 蘇法印澳等國反對

北方戰訊

民社黨決參加政府

法總理說明 戴高樂目的

法共領袖多萊士 斥戴高樂演說

共黨份子示威抗議

英與佛朗哥 訂貨幣協定

杜魯門答記者問

解釋援助希土等問題

蘇波訂新商約 捷波軍事合作

美國工潮展望

電話職工罷工迫在眉睫 電報礦工亦將步其後塵

救濟物資分配受阻 聯總職員聯名抗議

謂一億三千萬華人遭受抹殺

魯爾區大罷工開始 英方準備派兵鎮壓

艾契遜談 援華問題

紐約羣衆大會上 眞理的怒吼

華萊士演詞全文

本市新聞

爲下一代祝福 各界慶祝兒童節

兒童舞台昨日舉行慶祝大會

小朋友們攜手起來 奠定世界永久和平

陳鶴琴建議組織兒童互助會

春天的疫癘 天花腦膜炎

美金公債及庫券 今日起正式成立

募銷委員會昨日成立

操縱金潮案 昨日首次審訊

評斷會今討論 最低工資問題

團結起來營救我們的子女弟妹！

失蹤者家屬聯合會宣言

財局新規定 逃稅送法院

中紡第十二廠 征收會費大衝突

工人二人斃命一人受傷

人力車夫互助會 奉命改組完竣

漢奸蘇成德 死期不遠

上海團管區司令 李顯凱突然墜樓

外傳係自殺受傷嚴重

外僑地權 限期登記

救濟物資 大批來華

半周軍事述評

大操場上捉迷藏

秦上校

更長更苦的戰鬥

徐濟間交通難復

今後共軍的戰略

劉伯承兩個可能

什麼叫做民主

阿爾古斯

（未完）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十三期 今日出版

朝始封價禮價〔國際一周〕 牛宜僩
風雨飄搖中的中蘇條約 柯爾
英國政界的反美潮 瓦爾加
論於工黨對內政策的幾個問題
土耳其反動派的新攻勢 奧克桑諾夫
土耳其反動派怎樣壓迫工人 米哈伊洛夫 卡崙尼柯夫
法蘭西在前途中 愛倫堡
為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美國政黨內幕」之三） 符拉斯基
蘇聯的「兒童樂園」——「少年先鋒宮」 彼杜霍娃
TERRA INCOGZITA（人的新世界） 史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出產的新耕種機（插圖）
立體電影在蘇聯
蘇聯體育新聞

蘇聯文藝

第廿六期出版

目錄

★列寧逝世二十三週年紀念 十月前夜的列寧（葆荃譯）
小說
巴若夫 太陽石（烏拉爾傳說）（穀志譯）
法捷耶夫 青年近衛軍（五續）（水夫譯）
詩歌
馬雅可夫斯基 紀念列寧的詩（三首）（非瓦譯）
文錄
★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周年
魏烈沙耶夫 普希金的生平（潘朗節譯）
普希金 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磊然譯）
詩五章（戈寶權譯）

南斯拉夫的外交與和平建設

——蒂托元帥在南國人民議會的演詞——

南國外交方針

對意和約問題

卡林地亞問題

對奧地利問題

堅持賠償計劃

對蘇對美政策

希臘問題觀察

堅持反戰和平

擁護建設前途

魯爾礦區巡禮

伊林

（一）魯爾區的外貌

（二）今日礦區的特色

本社新書預告：

他們為祖國而戰

蕭洛霍夫等著

巴甫洛夫傳

俞高夫著

電話 八二一〇〇

辣斐

法臨編導 火、速定座

注意票價

（三千・五千・八千）

歸魂記

「新園地」徵稿啓

本社新書！

（一）高爾基早期創作選 包括小說十篇，長詩一首，僅二十一萬言。 定價四千元

（二）阿Q正傳 本文俄譯 附插圖數十幅。 定價三千元

MOSCOW NEWS

英文 莫斯科新聞

新報到溫 為數不多 遇從者購

總經售 時代書報出版社

本社新書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內容

（一）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二）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三）財閥——推動日本侵略的力量
（四）關於日本債務的經濟問題
（五）日本經濟政策的反人民性
（六）日本的普遍失業是怎樣造成的？
（七）日本的勞工運動
（八）日本農民騷動的原因
（九）日本青年近況
（十）日本的反法西斯思想鬥爭
（十一）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十二）美國的對日政策
（十三）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十四）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線

業已出版 每冊一千元

文化版

悼耿濟之先生

司馬寇

當我們最初聽到耿濟之先生逝世瀋陽的消息，還疑心這遺適的傳聞或許失實，不敢立刻相信。接着在什麼報上說耿先生留瀋的家人還未獲得正式的音訊，我們更希望這不幸的消息並非事實；誰願意相信這位辛勤正直，本業無涯，在文化工作上有着巨大期望的人，已經真的離開了我們呢？誰願意在頃刻之間，要自己承認這樣深重的損失呢？但事實終於證明：耿先生於三月二日在瀋陽病逝了。

耿先生不僅是最早使中國讀者認識俄羅斯文學的勤勞的介紹者和研究者，不僅在中俄兩大鄰邦的文化交流上，做了許多實貴的工作，因為中國的新文藝運動能夠在一開始就大量的介紹了俄羅斯文學，覓得了自己的廣大的發展的道路，所以耿先生也是中國新文藝的不朽的奠基人之一。

但中國新文藝運動所遭受的重重的厄運，使耿先生這樣一位忠誠於文藝的人，也不能專心致志於文藝的事業，如果他不被外交官的職務所牽累，則我們可以相信，以他那樣的精力，一定還有更豐富的業績會留給我們。不過，即使受着這種職務的牽累，依然能夠有現在那樣的成就，令我們越覺得耿先生的可貴。

正因為耿先生是一個文藝人，並不是汜濫着官僚主義的中國的官場人，使他雖然做了幾十年的高級的外交官，崇高的操守使他還是燕菁了清貧的一生。敵偽時期，耿先生蟄居在上海，一方面埋頭於譯作的本業，一方面還不得不為着生活去開舊書店，這種艱苦耐勞的精神，更令人受到深深的感動。勝利給耿先生帶來的，並不是使他可以從此安心做自己喜歡做，做中國新文藝事業者家他做的工作，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適於做文藝工作的上海，而遠遠的跑到朋友們勸他不要去的騷亂的東北去。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以何病逝世，但歷年的積勞，生活的不安，必然是他的病因，然則又是誰殺死了耿先生呢！

全國文協近事
籌備文藝節盛典

第三屆「五四」文藝節，（五月四日）即將到來，那天也正是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成立的九週年紀念日。文協總會將舉行一個比較愉快的屬於自己的紀念盛會，（全國同時舉行）為使這節日更有意義與輝煌的成就，現徵求各會員寫一篇有關文藝工作的文章，預定在京滬各報出特刊，並在國內外發表，體裁不拘。字數一千至二千，定本月二十日以前寄稿，（越早更好，）可在雜誌上刊出），文協總會以便彙寄統發，文協給各作家們的信裏說：「這一篇小文章，請您答應一定執筆吧，即使工作忙，心情壞，而且，屬於自己的節日，倘「無文」對之，我們將在寂寞裏更寂寞。」

★

全國文協會員證章，已經做好，共五百只，每只工價九百八十元，在上海和南京的會員約二百人，每人須出證章費二千元。因各地會員，皆須免費。證章式樣是菩提底子，圖為一燈塔，發出光明，邊上作「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字樣，莊嚴美觀，凡文協會員，均可至該會帶款蓋章領取。

★

文協運來舉行會員總登記，目的是為了確實知道會員們的概況，尤其重要的是確實通訊地址，免致失去聯系。

★

中國福利協會贈給文協大批的男式童式，女式等棉衣，奶粉，希望各會員未領者即日領取。

耿濟之先生追悼會

名翻譯家耿濟之先生，不幸於上月二日病逝瀋陽，噩耗傳來，各方深為惜悼。中華全國文協總會及中蘇文化協會發起哀悼此對中蘇文化交流有甚大貢獻的作家，定今日下午三時，假南京西路靜安寺佛堂舉行公祭，各界敬愛先生者，均可自動參加，或饋贈花圈輓聯。

逛蘇日記

茅盾

下午二時，訪問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賓娜．波波娃夫人。她對於中國婦女代表不克出席上屆之國際婦女反法西斯大會，深為惋惜。繼談及中國婦女運動一般情況，德沚把「婦女聯誼會」的組織和工作大略說一說，並提到「現代婦女」月刊最近各期的內容。波波娃夫人講到蘇聯政府去年發放補助婦女及兒童福利事業計達六十億盧布之多，職工會所辦兒童夏令營，兒童參加者不下一百五十萬人。而如何更穿善地保育戰爭造成之孤兒，則成為蘇聯婦女當前最注意之工作。此次戰爭，蘇聯所受損害極大，「戰孤」何啻萬千，而去年旱災又為五十年來所未有，收成頗受影響，然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優越，全蘇聯無饑民，而數目龐大之「戰孤」亦無流離失所者。

波波娃夫人又談到莫斯科第一百學校的一群學生（小學及初中程度者）曾利用寒假組織慰問團，赴頓巴斯之一紅色的頓河」慰問，慰問那些因戰爭而失去兒女的父母。「紅色的頓河」係當戰爭時，備受納粹匪徒的蹂躪，頓中兒童曾組織地下工作，英勇反抗，法捷耶夫之傑作「青年近衛軍」即以此為背景。當中小英雄壯烈犧牲者之母親今尚健在，並力於社會工作。莫斯科中小學生之慰問團代表獻花於受難者之母親。慰問團今天已返莫斯科。下午四時要到「婦女反法西斯總會」報告慰問經過。波波娃夫人希望我們也聽聽他們的報告。可是我們因為明天要到喬其亞去，有些事情得準備，只好放棄這難得的機會了。

三時三十分從「婦女反法西斯總會」出來，即回旅館。

一月十六日，星期四，陰。上午整理書物，下午六時三十分赴車爾卡斯車站。今晚開往傳利斯（即梯傅利斯，喬其亞共和國京城）之列車共有三班，開車時間一為七時三十分，一為九時，我們是乘七時三十分那一班的。不料此車誤點，開行展在九時那一班以後。同行者為史君（翻譯）及鮑羅廷君。（VOKS特派員）本來是葉君陪我們走，這一趟的，但他事冗，終於不果。他送我們到車站照料一切，直到我們上車。

一月十七日，星期五，陰。昨夜過半，車中溫度降低，今晨起來微覺頭痛。德沚亦患頭痛，且嘔吐；飲咖啡後又嘔吐，鮑君撥招車上之女醫來診視，為我們所阻。德沚向來受了涼即嘔吐，服自備之藥有奇効，現亦如法醫治。十一時後她睡了一覺，漸愈可，惟胃口仍不佳耳。

午時過庫爾斯克，一九四三年秋，蘇軍大敗德軍於此。這是史大林格勒戰役以後第二個大勝仗，德軍從此一蹶不能復振。車站一帶，德軍損失甚多。午後四時，到了□□斯克，這就是奧勒爾戰役中的另一戰場，蘇軍鉗形攻勢之一翼。戰前此車站甚為壯麗，現在僅有一幢房屋尚餘斷垣，巍然高聳，其餘建築都夷為平地了。

罷課聲中話滬江

雯

滬江是一個最守舊的學校，四十年前所定的制度，不管這些制度是對目前是否還適合，一直沒有改變過。

一個屬於教會的大學，外籍教授的權力是相當大的。這些外國先生們口口聲聲的基督在上，上帝在上的，可是他們所做的卻違反了基督的爭取自由的精神。不但學生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全被剝奪，他們還限制了學生出入的自由。

學校經費的來源是由教會撥助的，經濟情形比別的學校好得多，可是學校當局竟化了幾千萬元的鉅款建造鐘樓，而不肯出幾千萬來實化學實驗室的儀器設備。

由這次的罷課，可以看到學校的組織是極其腐化的。校政委員會算是最高行政機關，對於學生要求「自由出入」這一項卻說不能作主，而提交校董會。並且說校董會是立法的而校政委員會是行政的機關。但是校董會對於學生所要求的廢除積點制這一點卻又說無權過問。

滬江的學生，一進去是被散漫的，校方也正是看到這一點，認為滬江的學生個個都是馴服的羔羊，不會有反抗的能力。可是這估計錯誤了，為了每個同學的切身的問題，這一次，他們團結起手來了。一致的行動表現出他們團結得多麼堅強啊！

頑固的大人先生們吃驚了，所以承認說這次罷課對於校方無異是一次「珍珠港事變」，使他們措手不及。

雖然是罷課，同學們還是留在校內，學生自治會，學術股舉辦的讀書會，自動研究各門功課。下午四時以後，有演講，球賽，遊藝，歌詠等節目，調劑身心。大家聚在一起，很是安定，融洽，充分地表現了滬江同學的自治精神。在這期間，利誘，威脅，一切卑鄙的手段，不動一每個人的心，反而使同學們團結得更堅強，更一致，每一位同學深深地了解這一句話：「團結就是力量！」

四月二日

文化短訊

★本市八仙橋青年會為提倡業餘之正當娛樂，開設大眾歌唱班，專聘名家分授各國民歌，自去年十二月開辦以來，已有半年，參加者極為踴躍，現該會為便利北區及東北區之職業青年起見，特在該會四川路分會所開設第二班，每班十二、五日上課，日期均自四月十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每星期二、五下午七時半至八時半，費用每人五千元。報名地點：（一）八仙橋青年會三樓（二）四川路青年會二樓問訊處。

蘇聯科學院會員
達爾來的國際榮譽

〔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授與捷克斯洛伐克消息：捷克的布爾諾地方馬薩里克大學，以名譽博士的榮銜，贈予蘇聯卓越的科學家，科學院會員，達爾來。

達爾來，輝煌的科學家，天才的著作家和講演家，在蘇聯國內外都享有盛名。他的傑作「克里米亞戰爭」，「俄羅斯人在地中海」，「拿破崙」等，都已譯成許多外國文。

因為他的著作「克里米亞戰爭」，並因為他參與編著「外交史」偉大名著，科學院會員達爾來已兩度榮膺史大林獎金。

達爾來是英國皇家學會通信會員，巴黎大學名譽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院會員，挪威科學院會員，阿爾吉耳大學名譽博士。

耿濟之先生的生平和事業

戈寶權

噩耗傳來，耿濟之先生突於上月二日以腦充血症在瀋陽逝世，這不僅是我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的損失，同時對於我們整個文化界，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大家都知道，耿濟之先生是我國一位最早和最著名的俄國文學的紹介者與研究者，他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開始研究俄國文學和翻譯俄國名家的作品。在這三十多年當中，他用他的譯著，使我們認識俄國這個偉大民族的豐富的文化與文學，教育「我國新舊兩代的作家和讀者，以及助長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成長和建設，這種功績是無法估量的。

讀於耿濟之先生的譯者，我們也許已經讀過很多，但關於他的生平和事業，我們所知道的卻很少，因此現特將他的生平和事業，簡括地介紹於此：

耿濟之先生原名耿匡，在外界他一向是用這個名字的，至於是他所用的號，濟之則是他三十多年翻譯時所用的名字，也是我們最熟悉的一個名字。耿先生現年五十歲，於光緒二十四年陰歷十二月九日誕生於上海，共兄弟姊妹六人，俄國文藝作品的耿式之和耿勉之，就是他的弟弟。耿濟之先生幼年在上海讀書，二十歲左右時進了北京的俄文專修館，專攻俄國語文。二十四歲時入外交部，同年結婚後即赴赤塔領事館供職，從這時候起，就開始了他外交官的生活，前後有十四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間，他先後任過赤塔、列寧格勒、伊爾庫茨克、海參崴等地的使領，並任過我國駐蘇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及代理大使之職，最後以血壓高，返國休養，勝利後赴瀋陽供職，以迄逝世為止。

耿濟之先生最早翻譯與介紹俄國文藝作品，還是「五四」運動以前的事，據他生前告訴我，他當時曾用文言譯過托爾斯泰的「克萊采奏鳴曲」，譯名為「旅客夜譚」，用的是他最早的譯品了。仙承式這也許是他最早的譯品了。他致力於翻譯工作，則是「五四」前後的事，當時「新青年」，「新潮」等雜誌提倡新文學的事，當時最新文學叢書，其中就有他所譯的，多半是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像托爾斯泰的「復活」（中文分為上中下三卷出版），「黑暗之勢力」和托氏的小說集」、「藝術論」，這一本理論著作，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他譯過屠氏的代表作「父與子」和劇本「村中之月」；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他譯過奧氏最著名的一個劇本「雷雨」。此外還譯過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和柴霍甫的「短篇小說集」。

當他在國外駐節時，他除去日常的公務外，還又不斷地從事翻譯工作，他從來所出版的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果戈理的「巡按」及其他」，就是這時完成的。耿先生自國外返國後，即寓居上海，當時時代，又處了偽年的艱苦生活。這時他以全力從事翻譯工作，主要的作品是居多全力都在從事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著作中，他譯了基的「兄弟們」（即「卡拉瑪佐夫兄弟們」），「白癡」，「少年」，「死屋手記」等書，「兄弟們」係由文光書店出版，僅出了上卷。「白癡」已先由開明出版，「少年」及「死屋手記」尚在印刷中。從高爾基的著作中，他譯了「家事」（即「阿爾達莫諾夫家的事業」），「俄羅斯浪遊散記」和「瑪特威．柯席米亞金的一生」，「家事」係由良友出版，「兄弟們」一書，曾列為「耿譯俄國文學名著」。「俄羅斯浪遊散記」係由開明出版，「瑪特威的一生」全書四十萬言，係為生活書店的「高爾基著作全集」所譯，聽說在他逝世以前已全部完稿。

此外，耿先生近年來曾開始編譯「俄華大字典」，這對於翻譯一些東西，可惜很未能竟工，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也是有待於後來者去為他完成工作。

全國木刻展
昨日開幕

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已於昨日在大新公司畫廳開幕，此次展覽，預定十天，作品全是新作，有五分一為彩色精印，異常精彩。該會為便於愛好木刻者收藏起見，全部作品在會場內發售，京滬區作品並可預定。又附帶展覽者有本樑、烟、刃鋒之單色原版及丁正獻之套色原版，觀眾可自各作家之原版上研究其刀法，並有各種工具同時展覽，而「木刻製作過程」，由製木刻開始，至完成全部過程，以實物舉例，頗饒興趣，且使學習者一目了然，問津有道。

新書話
向列寧學習工作的方法

何其

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僅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談及列寧的編輯態度與寫作方式，在目前新聞學著作缺乏的時候，很可以把它當作一本「新聞學」參考書來閱讀。

「列寧不管做什麼工作，都是極仔細地來做工作」。這是列寧工作的一般態度，他做某種工作時，特別重要，他就會加深入到這工作的細節中去。工作—報紙出版工作，就是列寧認為有巨大意義的工作之一種。

[illegible]

由（本書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刊行）

新生

「逆流的日子」後記

胡風

最可貴的當然是專談至理，圓混無際的大塊文章，但普通的文字總是對於具體歷史情勢下面的具體事象的理解或感應。我們當然不配做至理家，寫的就不能不帶着隨時消逝隨時死滅的時光底印記。所以，對於這裏的幾篇，我想簡單地附加一點後記，加在書後當作一條尾巴，也算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的意思。

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文協第六屆年會（一九四四）的籌備會上，決定了要模仿一下學術團體，起草一篇在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同時推定了張道藩、王平陵、黃芝岡、茅盾四位和我為起草人。張道藩先生沒有時間，由李辰冬先生代表，但寫成以後要給他看一遍通過。為了商討要點和推定執筆者，李辰冬先生慷慨地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請了一次飯。吃過了豐美的酒飯以後，我們五個還有主人約來的兩三位「不速之客」，就集在他底書房裏開始討論。首先李辰冬先生以主人的地位發言，說是今天在這間房子裏面討論，打破了頭都可以，但走出這間房子的時候意見要一致。幸好沒有弄到打破頭的地步，但爭論却是頗為爭論了一番的最後同意決定了的要點，就是這裏面所提到的反對色情傾向、要大衆化、需要批評、幫助新作家之類，但却推定了我負責執筆。因為我是文協研究部的負責人，推辭不掉，就只好擔着那些要點走出了中央文運會底大門。

回到鄉下（我那時住在離城八十里的鄉下），眼看着日期快到了，但我沒有法子提筆，在這「民主」「大衆」這一類的用語都要被審查官塗掉或剪掉的那個時期，要寫出一篇以文協名義發出的通得過的論文，眞是太不容易。然而，事到臨頭，在大會的前四天，我還是只好寫了，到大會的前一天我才抓着它趕到城裏。

一到城裏就去參加已經在舉行着的最後一次理監事聯席會。由一位理事唸了一遍以後，大家都說可以，但接着也有了考慮：一位覺得「社會學上的……」這說法恐怕有人不高興，另一位鄭重地提出，如果不加上「三民主義」的字面，一定通不過的，意思是，頂好是現在就加了進去。對於前一點，大家覺得還不至於讓它去，但對於後一點，却起了爭論，但結果還是決定不管，也讓它去。剩下的問題是給張道藩先生看過通過了。在當天的晚會以後，預定和我同去的一位理事因為頭痛先走了，就只我一個人跟着張道藩先生走進了他底房裏。他要先給李辰冬先生看過以後他再看，但我希望他馬上看一看，如果以為不妥，就不必宣讀，否則我好帶回去油印。他馬上打開了，但看了幾行，說是疲乏了，得留在他那裏。在第二天大會之前，李辰冬先生客氣地交還了我。打開一看，稿上空白處用鉛筆打了無數的「？」號，但用毛筆改動的地方却要少些，現在記得的是「思想統制」「武斷的政論」「復古傾向」「法西斯傾向」之類。這一篇論文就這樣地帶着傷疤宣讀以後發表出去了。

但因為是用文協底名義，重慶的報紙刊物有的發表了它，外地的報紙刊物也有了轉載，於是引起了當時雄視桂林的以「大師」自命的一位萬能博士底不高興。我們很有幾位這樣的萬能博士，什麼問題的文章都寫，所謂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尤其是關於文藝，一開口就擺出領導者的面孔，因為，在他們看來，那些高深的國際政治經濟之類都說來像家常便飯一樣，文藝又算得什麼呢。這位「大師」以為這篇論文是居心領導文藝的，又嗅出了執筆的人是我，而我是會和他在一次集會上有過爭論，冒犯了他底「大師」的威嚴的人。他馬上寫了一篇反駁的大文，而且，因為他見到有四個地方刊載了文協底論文，所以認為也非在四個地方發表不可。其實，他底消息還不够靈通，刊載這篇論文的地方並不止四個。至於他底大文是否在四處發表了，我不知道，只後來確說寄到重慶的一份，當時沒有發表出來，很久以後才在一個半官性的刊物發表了。這當然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掃興。

朋友把他底大文剪下寄給了我，但我一睬不睬。他底志氣也不太高，只想在四個地方揚威，那就讓他滿足一下罷。其實，這一類的玩意兒我是早有經驗的，他底目的不過是想藉此着他在廣場上揪着小辮子扭打而已。例如，他說文協底論文冤屈了整個抗戰文藝底功績，義憤填膺地要求全國作家都來響應他底討論。這也並不新鮮，不過是再用了一次幾年前某大教授底戰術：胡風侮辱了整個文壇呀，大家都來打他呀！……而已。我知道怎樣對付這樣的大英雄的：一睬不睬。這也當然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掃興。

直到一年多以後，希望第一期上發表了舒蕪底論主觀，這位大英雄才又找到了他底紙矛底把子。我是去年春間承一位朋友剪下寄來的。讓他再揚威一次，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好玩的是，那篇大文後面有着這樣一條後記：

「作者後記：這篇文章是去年春天於希望第一期出版後不久寫的。寫完以後，曾寄到重慶一家綜合性的刊物上去發表，可是恰好那個綜合性的刊物因經濟困難，而暫時中止，當時經朋友們拿到重慶的文藝性的雜誌上去發表，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朋友覆信來說，此文有礙於某權威的「權威」，各文藝雜誌恐不便發表。因為有了「權威」在上，所以這篇文章始終據法與廣大的讀者見面（去年冬天，雖在湖南湘西蔣牧良先生編的副刊藝林上發表過一次）現在承司馬文森先生之約，將此文發表於此，如果有對於權威冒犯之處，則只好冒險一次了。　作者，一，二五，於廣州」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某權威」是誰，但這位大英雄底態度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他似乎沒有想到編輯人對於他們所不佩服的文章會用某種託詞推掉不給發表的。如果如此，這不過說明了這位大英雄自己過於自我陶醉，或過於低能而已。如果不如此，眞像他底「朋友」覆信所說的，那就只好說重慶「各文藝雜誌」底編輯人都是膽小。我想，前一看法是比較合理的。不是麼，蔣牧良先生在藝林上發表過，現在文藝生活也發表了，[illegible]

由於這個原因，我現在把它收進了自己署名的集子裏面，不管它犯了多大的罪，都由我一個人來負責。[illegible]

那樣的攻擊者是值不得費這種心機的。

所以，原想本「奇文共欣賞」的意思把他底大文義務地附印在這裏的計畫也取消了。要算得是討論的對手，至少得有兩個條件：一是起碼的理解力，一是起碼的誠實心。他底大文有的是英雄架子，但恰恰缺少了這兩樣東西。隨便舉兩個例子。[illegible]

[illegible]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讀者都可以讀出這篇論文底着力點是自我批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深夜，記於上海[illegible]。

註：「逆流的日子」即由希望社出版。

民變　李樺作

靈魂的受難

豐村

我和母親幾乎同時站了起來，走向父親。此刻，我大大的吃驚，而且駭怕了。擺在面前的不是信，因為它沒有一句話或一個字，那是一幅令人恐怖和悲哀的漫畫。畫面是鎖着大鎖的方匾，而匾裏面是兩隻善良、悽痛的眼睛和眼淚，兩面踏着刀槍與屍骨。筆觸粗糙，而慌亂，顯然是在不安和匆忙中畫成的。

「這就是一個好孩子的一生！」父親憤慨而感嘆的說，懊喪的倒到床上，摹摹的歎息幾聲，不再說話了。

空氣沉悶而又苦重，簡直令人感覺一種強大的頑固的壓力，和窒息了。

所以，關於表哥明光，在我們家裏就不曾提起來了，因為，這對父親是一種極大的痛苦。於是，對於表哥的印象，慢慢就消沒了。尤其是我，和他分離得那樣久，除了回憶，表哥明光在我的思想裏，是沒有什麼位置的。雖然他的遭遇是那樣叫我同情和憤慨，但，那是不會持久的，並且是漂浮的彷彿不平似的，正像聽到一個不平的故事，所發生的感情那樣。後來，尤其是近幾年，由於我的一些同學和老師們的突如其來的不幸的遭受，使我對於表哥並不感覺光榮，所以，實際上我也忌諱着他，我幾乎是完全忘掉了他。

可是，我這次和表哥明光的奇遇，確也叫我感覺吃驚、懷念、和深深的感動。尤其，由於他的行動所喚起的我的回憶，以及他的悲哀，和苦痛，使我內心裏發生了一種好奇的對他認識的空泛的靈魂。

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

這年秋天，自然我是進了大學，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麼值得興奮和新鮮！我的全心情都浸到功課裏。不大閒玩，也不常出門。可是，一個人也不能常久地悶在宿舍或自修室裏呀！有一個禮拜天，我決定到化龍橋去會個朋友，好輕快的散散和玩玩，而我的老同學老宋，總天像滿盛氣似的，不很容易找他。尤其，這一天我總得特別早，厚重的大霧，還漸漸在天地之間，可以保證沒有空襲了。所以，我愉快的出發，高興的沿着嘉陵江邊走着。

「一定進城去看場電影，」我對自己說，輕快地轉過了樹林下面的山角。

「站一下！」一支輕微的，但，具有權威的聲音說。一個人大步從後面走來。「我找你很久，都沒有機會，」這個人說，走近來了。

我驚駭得心裏卜卜的跳着，停然的戰慄的不自主地站下來了。但是，等那個人和我對面站定的時候，我認識正是在沙坪茶館所認識到的那個人。「你是不是我的表哥明光？」我說。心裏[illegible]了一下。「正是他呢！」我心裏高興的想。因為我覺得我認識他。

「不要響！」他用習慣的口吻制止我，同時，一隻手戒備的，熟習的摸進口袋裏去。「不許大聲說話！」他壓着聲音又說。但是，忽然間，他生疏的、抱歉的、具有原始善良的情緒笑了笑，還輕率，然後，一下抓住我的手，使我戰慄得幾乎叫出聲音來了。（五）